

论彝族民间诅咒巫术

廖玲

(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诅咒巫术在彝族社会中长期存在,被认为可以给彝人提供某种需要和满足,它与彝人之间无形中存在着一个相互依赖的链条,从而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互助行为。其主要类型有禳灾治病驱鬼、社会生活中的咒术、返咒、咒人。此外,诅咒巫术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同其经济生产,自然地理环境、家支和等级制度、经验知识、文化交流的发展紧密相联。而且,它对于彝人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无关紧要的行为,而是实实在在,沉甸甸的生活的一部分。

【关键词】彝族;驱鬼;返咒;咒人

彝族社会最具原始宗教信仰的诅咒巫术对民间有很深的影响。它不仅体现出彝族社会环境的若干特点,反映彝族原始宗教充分发展的事实,而且可以证实远古彝族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彝族宗教观念能够通过咒术发挥其功能。透过以下这些复杂多样的咒术模式我们可以看出彝人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看法,也看到他们在面对困难、灾祸、疾病、矛盾、战争时怎样用咒术仪式的方法用集体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争取生存和发展。

一、彝族诅咒巫术类型

(一)咒术类型一:禳灾治病驱鬼

彝族为了避免鬼怪作祟,疾病降临,冤家械斗等灾祸的发生,它们还普遍相信避邪物和护身符的作用。如四川凉山彝人常在项下或扣子上吊着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的东西主要有:石斧、石矛等远古人类遗留的新石器,当时人们迷信是打雷时从天空遗落地上不能再返回去的神物,因此人若佩戴,可以避免瘟疫,也用以悬挂牲畜免遭野物或瘟疫之害。麝香可以用来治疗牙痛、疮、蛇伤、中毒等病痛,还可以驱除患此种病痛的鬼祟。^[1]

(二)咒术类型二:社会生活中的咒术仪式。

在彝族生活中,一般民间人们也能随意进行诅咒,诸如,牲畜被偷抢,庄稼被他人有意糟蹋,做恶梦或一些不好的不吉利的突发事件时均行咒术仪式,其方法与毕摩、苏尼行的咒术有很大的区别,它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对象,也不需要什么程序、符咒可以进行。有的也只用口头咒语或简单的将其他一些物品烧毁或折断以表示仇人遭遇不测。这是几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进行一些简单、普通的宗教咒术活动,重在表现彝人相互遵守社会秩序。常见咒法:

1. 口头诅咒。四川大凉山地区,甲方怀疑乙方偷了自己的东西,乙方又不承认,就会举行诅咒仪式。乙方说“我偷了你的东西要断子绝孙,你陷害我也会有同样的下场。”或说:“我偷了你的东西,太阳落我家就死;没有偷你的东西,太阳落时你也死。”这种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诅咒,相信事物与名称是相通的,人就是其名,名就是其人,所以一般都以诅咒对方的名字来达到诅咒目的。^[2]

2. 打赌诅咒。在彝人打赌的赌誓中,赌咒一方下赌注,一方面发咒语,把咒语也作为一种赌注,谁输就会得到咒语描述的结果。打赌时双方约定时间,然后穿上白色披毡,披毡要倒着穿,然后带上公鸡,最好是白色公鸡以表示自己的清白。然后,双方将鸡当面活活打死,打赌一方嘴里念到:“如果我真的没有拿你的东西,你就像这只公鸡一样死亡;如果我真的拿了你的东西,我就像这只公鸡一样死亡。上有天、下有地,面对着太阳。以死为咒。”^[3]

3. 以虎驱傩。彝族的虎傩,又名“跳老虎笙”,是流传于云南楚雄双柏小麦地村、木九郎村和白沙村部分彝族的一种巫傩逐疫仪式。彝族人认为人的生老病死和灾祸都由鬼造成,所以在彝族社会中盛行大量的对付鬼的仪式。

(三)咒术类型三:返咒。

在彝族社会,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返咒”的诅咒形式。四川凉山地区叫“晓补”,云南楚雄一带叫“卓补”。“晓”是“西窝”的合音,意为由别人施咒而来的魔鬼邪怪;“补”义为“返、返回”,

“晓补”或“卓补”就是将所有的人施用咒术、咒语变来的各种鬼怪反咒到敌人人家去。彝人认为别人施用咒术、咒语变来的鬼怪是引起各种凶兆,甚至病痛、死亡的重要原因。反咒的对象一般不明确,反咒的时间选择各地彝区有差异,四川凉山彝族在农历九月到十二月之间,因为考虑到这段时间没有洪水、没有塌方,咒语可以顺利前进。反咒的具体时间选择,与主妇属相和之日最好,不能与之相对应。一般毕摩都能胜任反咒仪式。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返咒活动。

1. 返咒仇敌。川、滇大小凉山彝族称“吉觉”,是毕摩专用以对付敌人的咒术。冤家械斗发生时,一旦怀疑敌方诅咒自己,即请毕摩施行巫术返咒回去,其法是用公绵羊一只,扎草人一个,念反消咒经,并举行一套仪式,使敌对方自食其果。这是一种黑巫术,是冤家间的暗斗,也是彝族以巫术治巫术,法术斗争与器械战争相互并行的巫术行为。^[4]

2. 返诅咒锋。返诅咒锋,彝音“日鸥西欧九”,这是一项旨在将他人对主人家的诅咒遣返回去以保平安的活动。先世有凶死(即强死)的“惯例”,或遇有人得重病,或主人家夫妻之“岁位”逢于西北东南方,经占卜拟行此仪式就行之。具体操作程序与“返劲敌”相同,亦搓草绳制麻线交叉挂于堂屋四角,后割断缠于“此柴”而遣之,只是不须插大神枝“围猎”等仪式,且活动地点是在家中而不是野外,诵《驱鬼经》或其它咒经。主人可给一件裤子作为毕酬,也可不给。^[5]

3. 小返咒。小返咒,彝语“西欧九”,因为它的目的与“返诅咒锋”是一样的,仅在层次上有区别。这是一项经常可行,也须经常举行以防不测的活动,其仪式程序与“遣返敌人”相同,区别仅在于“遣返敌人”仪式是专指七、八月间举行的节日性活动,而“小返咒”则随时可行,可以说二者只是一项活动的两种名称。^[6]

4. 遣返敌人。遣返敌人,彝语音“吉九”。这项活动一般于每一年七、八月份,即夏末季节荞麦刚收获时举行。在美姑,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宗教性节日活动。无论贫富,每个家庭都要举行这项仪式,以求平安和消灾免祸。^[7]

(四)咒术类型四:咒人。

历史上彝族社会中有杀亲、拐妻、强奸等重大仇恨时,可邀请大毕摩指名道姓的对仇人进行诅咒,以期置仇人于死地或降祸于仇家。在彝人心目中,这种活动很具有神秘性和恐怖性。咒人的方法有多种。这里介绍其中几种。

1. 咒人。凡有被偷盗而无法找到窃犯,或冤家械斗打不过敌方时,就请毕摩念咒咒人。咒人要用山羊、鸡、三尺长的柳条二十对,做法是把柳枝插在山坡上,用一把草和一只鸡捆在一起,把羊、鸡放在树枝旁,毕摩把鸡拿在手中念咒人经,要被咒的人像鸡一样死去。彝谚说“强时用胳膊,软时用凶鸡”,意思是有力用力对付,无力用雄鸡诅咒,即用鸡去咒敌人,打鸡来证明是非。彝谚云:“一个鸡头可管九条命”,意即打一只鸡咒人,可制九个无法无天的人于死命。毕摩念完咒以后,家人把羊和鸡打死煮熟献食,最后毕摩做一个草人用刀砍碎,象征砍死了被诅咒的人,同时一面念着经,一面把鸡头,翅膀,腿捆在一根竹竿上,插在咒人的敌方。^[8]

2. 咒冤家仇人。咒冤家仇人,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彝语称“子克觉”,是由毕摩主持在战时攻击敌方的一种巫术。其法是扎一个稻草人,放入一病死牲畜的腰骨,经毕摩念咒之后,指明冤家械斗敌方的姓名、再集合本家支来进行诅咒后投入敌方附近的道路、田野,以使敌方遭病死去。

3. 装力更而咒。彝语音“力更争打日”,暗取所咒对象的衣块、头发、指甲等,将这些物件和竹根、“招魂草”等暗中在仇人头上绕匝后,用“招魂草”扎一仇人偶像,诵咒招仇人的灵魂附于偶像和竹根,并做仇人之“竹灵”,插“招兵大神枝”,用一头花脸黑牛和公绵羊、公山羊、公猪、公鸡各一只作牺牲,进行大型的诅咒。先用一只白公鸡在大神枝间行“祈道”仪式,祈求神灵的协助和保佑;然后行“防卫保护”仪式,给主人、毕摩和其它相关人员作好“护卫”,以免错伤。然后“招兵”,插一面白旗,诵《招兵经》招天兵天将和各路神灵来助法,接着毕摩和徒弟一起诵《食人红舌经》、《黑牛经》等,诅咒时将偶像、竹灵和衣物等放到大神枝的“敌域”内;

论《大学》三纲的三个维度

郑立梅

(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3)

[摘要]《大学》的“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被视之为《大学》三纲。本文拟从自我之维、他者之维、自我与他者之维这三个维度，来分别探讨《大学》三纲的哲学内涵及其关系。

[关键词]《大学》；自我之维；他者之维；自我与他者的统一之维

儒家经典《大学》的基本思想就是宋儒所概括的“三纲”、“八目”。所谓“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纲举则目张，三纲为八目之本，八目以三纲为核心。

《大学》“三纲”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实际上是“三纲”的自我之维、他者之维以及自我与他者统一之维的三个维度。“大学之道”实质上就是沿着自我→他者→至善这种循序而渐进的君子为学之规律。

一、自我之维：明明德

“明明德”作为《大学》的第一纲，既是君子为学的自我之维，也是君子为学的初始之维，即君子为学的起点或基点，主要强调的是自我启蒙。“明明德”中第一个“明”是动词，是使“明德”彰显的意思；第二个“明”是形容词，是光大、高迈的意思；“德”是指个人修养方面的德性、品德；“明德”就是美好的品德，是相对于败

坏进行“围猎”仪式，将鬼灵、偶像和衣物等在大神枝间顺时针方向转三圈，毕摩倒穿衣服，倒戴法笠而咒，主人齐声吆喝，以示“围猎”。

4. 书咒板。彝语音“特依斯觉”，这是一种旨在降祸于仇敌之家的活动，其具体目的并非是要使仇人人身死亡，而是针对于其土地田产等，对其财产进行破坏。用杉木和黑杨树，做好九块小木板，收集鸡、犬、猫、蛙、蛇、牛、马、鸟等种种动物之血（越多越好），将之与木炭粉或锅灰搅拌，研成“墨汁”，用木笔蘸汁在木版的一面画日月星辰、云雾、雷电、风雨等，反面写上种种意在呼风、唤雨、降雹，促使仇敌受害的咒语，写画时必须藏匿在深山老林，用衣物蒙盖着写，不能让其“曝光”。

5. 一般形式咒人。彝语音“撮日”，规模按不同情况可大可小。大规模咒人的一般过程，是先用一头花脸黑牛作牲畜，插招兵大神枝于屋侧，扎一仇敌草偶，把仇敌之魂灵“捉”来附于草偶，抬草偶等在大神枝中行围猎仪式，再诵各种咒经，大行咒咒。

还有一种操作简便而随时可行的咒人法，大致是扎仇人之草偶，置于蒿枝做的尸架后焚烧掉。毕摩说这种方法一般是不能轻易外传的，以免别人学会后多行不义。

二、中国西南彝族诅咒巫术与彝区社会环境

在彝族社会历史发展中，诅咒巫术仪式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同其经济生产，自然地理环境、家支和等级制度、经验知识、文化交流的发展紧密相联。西南彝区方圆上千里，高山耸立，山势陡峭险峻，峡谷纵深，江河奔流，盆地坝子镶嵌其间。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于自然环境闭塞，四周多为高山河川阻隔，交通相对闭塞，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至今沉淀着丰富的传统宗教文化遗迹。咒术文化作为彝族传统宗教的典型形式之一，至今得以保留，并以它自己的方式延续和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诅咒巫术在彝族社会中长期存在，主要是它可以给彝人提供各种需要和满足，它与彝人之间无形中存在着一个相互依赖的链条，从而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互助行为。由于诅咒巫术活动是彝人需要的，具有交换价值，这种需要并非不合情理，相反它符合当地当时的社会现实，所以通过它能够实现一定的社会效用。在彝族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为避免鬼怪作祟、麻风病患，疾病传染、冤家械斗等灾祸的降临，普遍相信护身符或辟邪物的作用。

坏的品德而言的；“明明德”就是除掉一己之私欲，彰显自己内在的美好品德。“明明德”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去除自我“恶”的一面，修养自我“善”的一面的这种自我修身的过程，即以自我为主体，经历一种人文的发展和提升，由外而内、由物及己的一种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成长和自我完善的一种过程，简而言之，就是自我主体“认识你自己”的“应是”的过程，正如费希特以自我作为认识主体所经历的六个发展阶段那样，由外在的感性层面进到内在的知性、理性层面。“德”字正是主体自身的德性、品德和内在修养，也是一种自我的善良行为，它不是由别物所决定而必须由自我决定自身，必须首先要唤醒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使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所彰显。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儒学特别注重“为己”，“为己”也就是为了“修己”。在儒家看来，君子只有“修己以敬”，才能进而达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一种德。叔本华认为道德是人们的一种实践活动，使人自觉地感受和认识到其在社会中的存在，从而产生积极的作用。^[1]牟宗三认为，“这种明照中国以前的哲学家讲，是用哪一种辞语来代表呢？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这就是真正从主体中所发的明。而且这个良知所表示的主体永远不能客体化，不

在新中国成立前，这里科学技术落后，卫生条件差，疾病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因此，一些疾病如痢疾、麻疹、霍乱、天花、伤寒、水痘、脑膜炎，在彝区十分盛行。居住在深山的彝族人民很难享受到现代医疗。由此遇到以上疾病虽然向山外的医生求治，但医生受到交通险阻。另外，这时期土地资源匮乏、耕作技术落后、自然灾害、经济上遭受剥削和缺医少药而引起的物质生活贫困和疾病横行，就成为经常性的问题困扰着彝人。彝族先民一旦遇到疾病发生，面对种种不幸的经历，他们往往冥冥之中认为是鬼魂作祟，在无法抗拒、无所依靠的情况下，不得不向祖先、神灵祈祷，用各种驱邪避鬼的咒术去侥幸逃生。因此，彝区盛行尚鬼的咒术仪式。

随着时代进步，彝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了巨大的变化，民族关系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崇山峻岭中兴建了许多中小城镇，卫星发射基地也耸立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西昌，云南楚雄等地也建立了好些医药公司，昆明以民族旅游业蓬勃发展、云南彝族医药对外传播。

三、结语

彝族诅咒巫术文化是在人类原始社会中孕育出来的，彝族原始形态的社会结构使得诅咒文化得以长期盛行。由于彝族地理上、文化上、社会制度上的特殊性，使彝族传统文化在彝区得以完整保留，并按自己的方式延续发展至今。因此，我们需要系统地考察彝族诅咒巫术。去思考这个信仰体系如何构成；通过具体咒术模式充分展示诅咒巫术的真实面貌，从而解构其固有的神秘体系，以试图揭开彝人信仰心理的奥秘。这可以为识别现代巫术手法提供参照对比的依据，对那些陷入超自然力信仰的现代提供某种警示。

参考文献：

- [1] 岭光电，余宏模. 凉山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J]. 贵州民族研究，1982（3）.
- [2] [3] 朱文旭，余丽丽. 彝族“咒语”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2007（4）.
- [4] 林耀华. 凉山夷家[M]. 商务印书馆，1947.
- [5] [6] [7] 摩瑟磁火. 美姑毕摩宗教活动简介[M]. 美姑彝族毕摩调查，1996，P30、28、28.
- [8]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 彝族社会调查[M]，P239.

作者简介：廖玲（1980-），女，四川邻水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主要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宗教。

收稿日期：2010-09-13